

◇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葡 萄

秋日街头,果农在叫卖大圩葡萄。

九月,葡萄正上市。藤蔓带着青叶,挂着紫黑的葡萄,一串串堆在竹篮里,码在车上。其果皮敷着一层薄霜,远远望着,不由得走近了。

果农递来一颗,让我尝尝,当真是:“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

种葡萄的地方很多,何为大圩葡萄?向合肥东南行,至南淝河与巢湖之间,便是大圩了。数庐州风物,北有长丰草莓,西有三十岗西瓜,东南便数大圩葡萄了。大圩东临南淝河,南依巢湖,占尽地利。圩之意:低洼地防水护田的堤坝,此地便以圩为名。圩内水网交错,土地由湖河淤积而成,极是肥沃,长出的瓜果疏粮,自然好。乡人说:“大圩熟,合肥足。”说的便是这份底气。

大圩人在这片田地上种着稻麦,养着鱼虾,日子过得波澜不惊。1980年代,一青年辞了工作,种下了第一株葡萄苗,自此生根发芽。那时交通不便,葡萄熟了,沉甸甸的,肩挑到南淝河大堤,搬至小船,沿弯弯曲曲的河道,逆流而上,摇摇晃晃的,过了东门大桥,在坝上街靠岸。坝上街是个集市,旧时漕运码头,巢湖沿岸的粮仓来市。

走进大圩镇,路的两旁,葡萄架连成片,铺到巢湖边。水泥柱根根立着,铁丝拉成网,藤蔓枝

叶在上面缠着。球形的果实,累成串,一串一串挂着。这其中,有无核脆甜的夏黑,果大多汁的巨峰,果形细长的美人指等。从架下走过,不同时节,紫的、青的、黄的、红的,密密匝匝地垂下来,忍不住摘一颗,咬开。

殷商时代,先民食野葡萄,土生土长的,果粒小,入口酸涩。

儿时在乡野,有人将其栽在院落,藤叶舒展,蔓过墙头。那青果子,偏偏只结在院里,隔着栅栏晃人眼睛。几个顽童瞄上,馋得跺脚,聚拢密谋。趁屋主不在,悄悄翻墙而入,摘一颗丢进嘴里,咬破那层薄皮,酸汁涌出,原本欢喜的笑脸,霎时皱成一团,腮帮紧抽,眼睛眯成缝,说不出话来。那酸劲过了,舌尖又回过一丝甜,于是,又摘了一颗。后来,那婶婶回家发现端倪,猜是熊孩子干的好事,站村口破骂,很难听。母亲正炒菜,我在灶下塞火,她手里锅铲没停,问:“有没有你?”

我没有答,只顾添柴火。常听人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酸,不知是葡萄酸,还是心里酸。在孩童看来,哪怕酸嘴,哪怕被骂,也要翻墙尝一尝。后来的日子,背负行囊,一路远行,求学求职,总有吃不到的葡萄。得不到的执念,生惆怅,生悲情。那人那事,原本是酸的,你想的是甜

的;原本是甜的,你想的是酸的。葡萄的酸甜,人心的酸甜,你我的成见,相互交织,无法明了。也许,种葡萄的人能够解答,大圩人种下第一株葡萄苗,也不知其果是酸是甜,能不能卖上好价,只是搭架浇水,付之心力。

葡萄,是葡萄科葡萄属缠绕藤本。其藤皮糙裂,老干虬枝,拧着劲儿,似盘虬卧龙,缠在架上,紧实处,嵌了进去。春日钻出新须,嫩嫩的,绿里透红,绕着圈儿往上探,触着什么便攀上。不出多少日子,满架新绿泼泼洒洒,风吹过,地上碎光乱晃。其叶巴掌大,缘带粗锯齿,叶面糙糙的。花极小,五月头上,一簇一簇黄绿色细花,藏在叶底,开了,落了,不过数日光景。

西汉时期,汉使出使西域,引入欧亚种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哺饮,则陶然而醉。

葡萄酸,葡萄甜,何必在意酸甜,统统碾碎,发酵,酿成美酒。早在两千年前,西域人便深谙此道。《史记·大宛列传》言:“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古往今来,葡萄美酒夜光杯,醉了多少人。一入口喉,舞刀剑,写诗篇。葡萄酒液作丹青,挥洒而出:看长河落日,边塞烟云,沙场勾月。夜有芦管声,征人尽望乡。

走在河西走廊,心想,那时的征人,在边疆吃异域的葡萄,饮酒思乡;守在家乡的人,也吃着本土的葡萄,远望那山的背后是什么。汉家男儿骑上战马,从此征伐四方。心向远方,心系故乡。在星际时代,那繁星的背后又是什么?远望,回望,路漫漫。

我们终其一生,嚼碎的,从不是葡萄。酸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甜自取,心有山河,眼有星辰。明画家徐渭,作泼墨葡萄,其题跋言:“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画葡萄的人,种葡萄的人,吃葡萄的人,竟心意相通。



◇信笔扬尘

听 虫

吴兆敏

夜深人静。窗外“呱呱”的蛙声消失了月余,“吱吱”的蝉鸣也稀了,“唧唧”“吱吱”“啾啾”的虫鸣声又起,不像蛙蝉那么肆无忌惮、撕心裂肺,细细听来,韵致悠扬,温和亮彻,如小夜曲,倒也悦耳动听,让人心生平和。

《诗经·邶风·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想那藏在草丛里的秋虫是斯螽、莎鸡、蟋蟀吧!虽然晚上看不到,但那声音是从从小就熟悉的。

◇山川故园

乡 关

胡晓延

母亲去了浙江,故乡那片土地上,除却父亲长眠的那块黄土,几乎了无牵挂。闲暇想起,心里顿觉空落落的,像一间住了多年的老屋,突然搬走了最后一件家什,四壁生风。

母亲已是九十七岁高龄,依然腰杆笔直,灶台被她擦得锃明瓦亮,能照见人影。打我记事时起,母亲就是个利落人,如今老了,手脚仍旧麻利。每到双休日,我都要赶回去看她。母亲在,家便在。她像一根定海神针杵在故乡,我便还有奔赴的方向。

早年,有友人相劝,让我趁早在那块闲置已久的老宅基地上修建新舍,以备退休养老之需。友人说得恳切,我也曾为此动心。毕竟生在那儿、长在那儿,根须扎进泥土几十年,拔出来岂是易事?我甚至打算借父母之名申报批文。离乡数十载,我的户口外迁,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于我再无瓜葛。况且,故乡已物是人非,难觅旧时踪影。从前一家有事众人相帮的温情,已渐行渐远。两鬓染霜之年,再回故里,可还能融入乡俗?还会被乡亲们接纳吗?思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作罢。

走出故乡四十年,足迹遍及众多名山大川,亦曾流连于人文胜迹,见多了世间悲欢离合,朋友的队伍越来越少,只剩下几个可以相聚的老友。人多

的地方不想再去凑热闹,不是世故,更不是清高。如同大海,波涛汹涌之后,便是无尽的沉默和平静。

起初,选择回小城安居,不为别的,就想离故乡近点,方便照顾年老体衰的父母,近距离触摸故乡的风物。

每次回乡,除了安顿好父母外,我常去老宅基地旁发会呆,任由思绪去打捞沉入脑海的过往云烟。这块浸透了无数陈年旧事的地方,已杂树丛生,一片荒凉。左邻右舍仅留下么儿和二子在祖宅上推倒重建,两层小楼,围墙高砌,除了过年两家人回来热闹几天,大多时候院门紧锁。村上亦是如此,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残。

从前,庄户人家的房舍,坐北朝南,多是小瓦覆盖,低矮,潮湿。只要下雨,村路泥泞湿滑,黄泥拖住木屐,双脚越发沉重。天晴,又是一地的土疙瘩,硌得脚底生疼。

右邻与我家的房舍中间留有一条巷道,像极了桐城的六尺巷,只是两家都是土里刨食的布衣,无人在京城为官,自是没有礼让典故流传,却有平民人家的温厚日常。小巷不长,但巷口一棵高大的老杏树,枝繁叶茂,树下凉风习习,是两家人小孩的避暑福地,村人路过,也会停下脚步小憩。

今夜,我在龟兹

刘承亮

九月
天山下来的风依然炽热
从霍拉山掠过
带着沧桑将古龟兹轻抚

路边胡杨挺起的身躯将你迎送
几片叶子摇摇晃晃
一等,就是千年

这里没有诗人反复吟诵的姐姐
也看不到麦子
只有沙漠戈壁和裸露的山体
温柔的河早已干涸

今夜我什么都不想
星星在传递着眼神
龟兹古渡在微弱的星光下时隐时现
渡河的人今夜在哪里

古老的城墙指向远方
是库车还是龟兹?
千年不过一抬头
落进千涸河床里的星光
是否还能回家

贺安庆一中

120周年华诞

孙 琦

安庆一中是伟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视察的全国唯一的一所中学。70年前,余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后又曾从教于斯,今当以此律贺之。

千秋文脉盛,百廿办学兴。
诚毅为校训,谨严乃师铭。
世钟龙门第,天佑历代英。
携侣登楼唱,韵流壮东风。

稻 吧 (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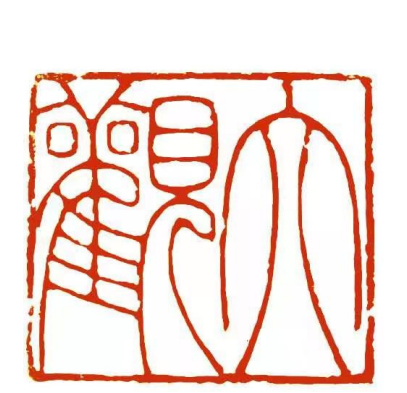
汪远定

满眼翠绿,稻子结穗
风吹过来,摇头晃脑
像是在诵读诗句
一连数十里地,稻穗连续不断
鼓起盛夏的口袋,想装下
沉甸甸的希望
稻吧,我不止第一次来过
途经汪金桥,里汪坑,
外汪坑,上管,下坞
稻吧静卧在一座小山坡的山脚下
看上去寂静得出奇,像风尘里转身的
女子
一只脚踩在酥软的沙滩
而另一只跨进了荒漠、岩石

我们常常艳羡外面美轮美奂的世界
内心却住着另一个时空,关乎
农耕文明的火种燃起
炊烟依旧袅袅不绝,
民俗,美食,好茶,统统
装进伏天的口袋

月潭湖

月亮每天都在湖水里行走
湖水每天都在给月亮照镜子
看看自己今天胖了还是瘦了
其实胖瘦都是一面镜子的作用
可是,湖水的心事
又是谁的作用?
想到明天的事,我们还不如
跟着月亮在湖水里行走
大摇大摆地走
自由不碍地走
等到你心如明镜
月亮就会胖起来
你的心愿会在月潭湖——
萌芽,抽穗,饱满
直到双手捧月
满湖菡萏,清香扑鼻



归航

李昊天

摄